

时

尚

小

说

坊

最近比较烦

傅 恒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最近比较烦

傅恒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近比较烦/傅恒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8

(时尚小说坊)

ISBN 7-80640-686-7

I. 最…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3196号

最近比较烦

作者:傅 恒

责任编辑:唐晓燕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75号14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350012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50千字

印张:6.87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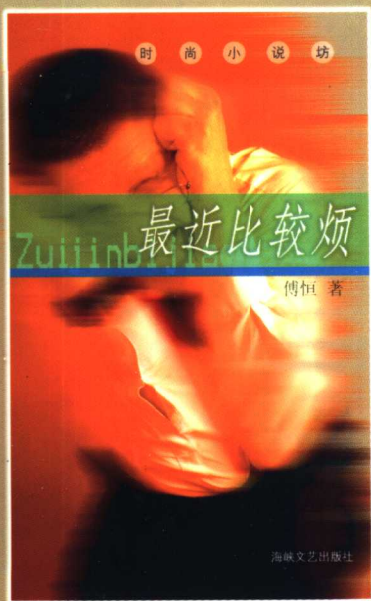
版次:2002年8月第1版

印次: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0-686-7/I·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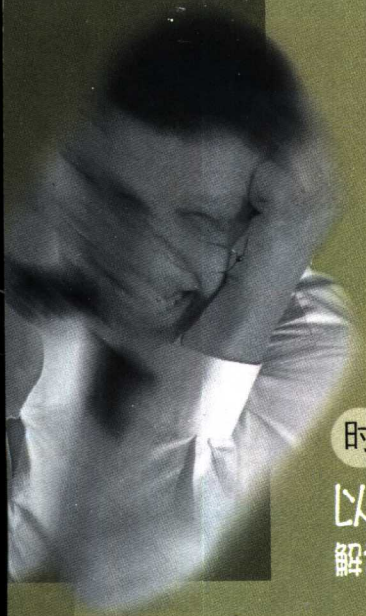
定价:1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小有名气的文研所青年作曲家年正嘯帅气、正直，与美丽温柔的未婚妻齐荔“试婚”，生活惬意。自从齐荔调入文研所提拔为他的顶头上司起，他对齐荔周身上下的“原则气”开始反感……在此期间，又遭遇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恐吓，自己潜心攻关的舞蹈节因经费问题几次搁浅……究竟谁是制造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自己的事业搭档、青年舞蹈家李耘纭？是红颜知己、背景复杂的新潮女孩“夜空”？是自己事业与情场的竞争对手吴邴？……

小说在悬念迭起的故事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全力挖掘人的本性。



时 尚 小 说 坊

以时尚笔调 写都市人伦

解读父与子、情与爱……

1



年正啸陷入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恐怖时期。

年正啸说我是搞音乐的，如果我是搞文学的，如果还能有机会写恐怖小说，我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本来要在饮料厂多住几天。之所以不敢再住，是预感到要出风流韵事了。饮料厂所在的“绿色集团”成立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想创牌子，决定参加即将在成都举行的“新世纪舞蹈节”，特邀著名青年舞蹈家李耘纭任编导，李耘纭点名要青年音乐家年正啸作曲。“两个家”就一起来厂里。饮料厂环境幽静，住宿条件好，年正啸一来就说，在这儿搞不好创作只能怪自己没水平。

李耘纭每天去给厂里的俊男靓女编排舞蹈，年正啸单独关在房间里谱曲。年正啸太需要写好它。他还没有得过真正的全国性大

奖，没有拿出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本身就有压力，前几天又横空冒出老婆齐荔要提升，压力和紧迫感同时具备，顿时形成两只强有力的手，挤得他喘不过气来。李耘纭给他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创作条件，管生活还管作品出路，他反而连一个音符也写不出来。他找了个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借口，慌着与李耘纭分道扬镳。

离开饮料厂的第三天，年正啸才回到自己家。日子记得很清楚，是三天。三天中晃荡的经过也记得很清楚。始终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引发灾难。

年正啸和老婆齐荔试婚数年，刚办结婚证，还没来得及“合巢”，暂住各自宿舍。齐荔的宿舍在剧团，平时住那边。年正啸住文研所，一套两室一厅的屋，发给他的本本上很神圣地写着90平方米。这在成都这样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算得上是份说得出口的家当，至少有了可以大声咳嗽的气派。

住房在二楼。还在一楼口年正啸就掏出钥匙，一直以为音乐家生活节奏明快，一次在报上看到一资料，说天下男人都这德性，女人才是站在门口才掏钥匙。看到这资料时年正啸很无奈地骂了一句，懂点文学艺术的人悲哀就在此，自身脱不了俗，还经常自以为是。

门缝上插着四份铅印或电脑打印的广告。以前常有散发广告的人来宿舍楼里送这类半真半假的文字宣传品，有时还有年轻先生女士送来袖珍香皂牙膏，请免费试用，后来有小偷装成送广告的不断袭击得手，文研所不得不在宿舍大院门口贴上禁令，门卫也瞪大眼睛审视企图进来的外人，这举动看起来很不礼貌，被盗的事却因此减少，当然，文字宣传品也没有了。



今天又有了，而且是四份！

还没顾得上掂量“广告死灰复燃”是否正常，已经听到屋内电话铃响了。年正啸没有不接电话的习惯，哪怕在大便在洗澡也不例外。

一听电话，年正啸一下子觉得整个身子没有了，只剩下一颗大大的头。

电话里是个很动听很温柔的女声，十分像各种传呼台的小姐，基本上是用气声说话：“回来啦？”

“刚回来。”年正啸一边应答，一边迅速分析对方是谁。

“请您赶快去买人生意外伤害保险。”

“你……不是开玩笑吧？”

“您是国家二级艺术职称，不会听不懂中文。”

“你……是不是拨错电话了？”

“先看看您门上的四份文字材料。谢谢。”

电话断了。

年正啸头皮一阵阵发麻，从来没有发现温柔甜蜜的声音，竟然同样具有让人恐惧的作用，而且效果并不比其他音色差。

慌着摊开文字资料。是四份，年正啸清楚，电话那头的人也很清楚。

四份文字材料内容不一样，大方向却一致。一份是骨科医院收费标准，一份盲人护理中心服务内容，一份安装假肢的有关事项，第四份更让年正啸周身发冷，那一份写着人生意外伤害保险理赔价格：伤残一只手赔多少，伤残一只脚赔多少，伤残两只脚赔多少……怎么看也像肉食商店的价目表。



年正啸软软地坐到电话机旁的地上。不停地问自己：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

2

年正啸反复告诉自己，这仅仅是个玩笑，是个偶然事件。这话在脑子里滚动几十遍，依然没能说服自己。

上午，他去办公室。从宿舍大院到办公楼，仅需要走过半条小街，那段距离并不长，最多也不会超过两百米。是一条很僻静的小街，仅街口有两家小吃店，再没有其他商业店面，除上下班时间，平时过路的人很少。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小巷更确切。

与往常一样，年正啸在巷口买两个馒头，刚走到巷中间，隐约听得头上有风声，来不及作出反应，便听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将坚硬的街面狠狠敲了一下，很久以后回忆起，年正啸都摆脱不了将那响声与电视里法官判决时，用木锤敲击出的声音相比较的念头。

几乎是在听到那记响声的同时，年正啸听到一个女人下意识的尖叫。

这才顾得上回头观看。先看到的是位骑车女士惊魂未定的脸，接下来按女士指引，看到不远处墙脚边的一颗螺栓，大拇指一般粗，一颗有丝杆和丝帽的完整螺栓。

不用抬头，年正啸清楚身边楼房高度是七层，这是成都市普通住房常用层数。因为规定七层以上楼房必须安装电梯，住得起电梯公寓的人目前还不到百分之一。

从螺栓落地的声音可以断定，这东西至少是从四楼以上（或者干脆就是楼顶）掉下来的，无论落在身上任何部



位，最轻的后果也是伤残。年正啸看看地上那个刚刚砸出的小坑，周身阵阵发软。

看得出骑车女士是个热心人，她仰起脸锐声大喊，哪个乱丢东西？砸伤人要负责的！

当然不会有人应答，更不会有人表示愿意负责。

年正啸一面向骑车女士点头致谢，一面尽快离开这个狭窄小巷，边走边频频抬头，生怕有第二个什么东西落下。

在办公楼前很罕见地遇到吴邴。吴邴爱理不理地望望年正啸，眼神里有一种不常见的东西。年正啸见了心里直叽咕，吴邴搞理论的，最近一直在家研究什么课题，今天怎么正好又来上班？

吴邴不冷不热地招呼他：“回来领工资？”

年正啸这才想起今天是月初。难怪吴邴要到单位来。只是，吴邴没出门，怎么知道我才回来？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吴邴说话带有明显刻薄，“一副酒色过度的模样。”

年正啸没有心情接招，含糊回答没睡好觉。

两人匆匆分手。

分手时吴邴仿佛漫不经心说了句什么话，年正啸没有听清楚具体字眼，好像是注意身体之类的话。年正啸心里顿时条件反射似的涌起一阵慌乱。

音乐舞蹈部办公室没有人来。平常就少有人坐班，年正啸今天却总觉得有些可疑，明明是领工资的日子，怎么10点钟过了还没人来？

他小心翼翼打开门，确定没有什么异常，这才走进去。



办公桌上有封写着年正啸先生收的信。信封不是手写的，是电脑打印的。年正啸一看那信封就冒出一种不祥的预感，犹豫好一阵不敢启封。到底还是不服气的心理占上风，咬咬牙撕开信封，是《晚报》召开座谈会的请柬。

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了。年正啸无奈地自嘲。

没有容得年正啸平稳下胡乱跳动的心，又一打击轰然出现。他拉开抽屉，最面上赫然放着一张印刷精美的彩色广告，推销的产品正是他刚才在小巷里很用得着的东西：安全帽。

年正啸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像拉着重车的牛一样响亮而急促。他不敢开灯，担心灯泡会震耳欲聋地爆炸，也不准备独自坐在办公室内，既然能够从容地将卖安全帽的广告放到抽屉里，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进来！

刚这么想就听到脚下传出轻微响声。侧身低头一看，一条灰麻身子的蛇，正优雅地从掉在地上的一张报纸上移动到对面办公桌下，长长的身体在两张桌子间爬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只听到报纸被摩擦得呼呼响。

年正啸几乎是连扑带爬地逃到门外，叫人的声音变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门卫和几个同事闻声赶来，一阵搜寻，根本没看见蛇。摊在桌下的也不是报纸，是一本杂志，杂志上薄薄一层灰尘，像女人脸上抹的什么霜，上面没有爬过的痕迹。

众人都奇怪，这办公楼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蛇，按中国传统文化看，真要有这种动物出现，是文研所的吉兆。

年正啸不相信，反复请大家帮忙再搜索搜索。

门卫很肯定地说没有，要有，刚才大家这番折腾早爬出来了，真要是有一条蛇那该多好，一米长的个头在市场上



至少值 80 元。

年正啸说明明是听到和看到了的。

有人在旁边笑，年老师，不要每天晚上同夫人干那事，中国另一种传统文化说，男人长寿，三大秘诀：吃饭省一口，饭后百步走，家中老婆丑。

年正啸有些生气，重重摔出安全帽推销广告，这总是真的嘛。

不料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至少有六七个人都说有收到这玩意儿，还补充说明是哪天由一个漂亮女孩送来的，由于是漂亮女孩，门卫才忘了阻拦她，结果她给每个办公室都送到了。门卫说，一定是你们办公室的人给你塞进抽屉里的。

年正啸还是不服，这种广告怎么会送给文研所！只是当着这么多对立面，不好再坚持。

3

年正啸真正感到什么叫坐立不安了。别说睡午觉，就连在家里呆一呆，他都有些心惊胆战。想起过去心情烦闷时，爱骑自行车到街上乱游转，将锻炼与散心相结合，年正啸干脆骑车上街。

夏天的成都街头，满目是活动“风景”，年正啸却始终提不起精神，他不知道威胁来自何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受威胁。

过小街，无意中看见一位漂亮小姐骑一辆跑车，从右前方横街上，以快于常人的速度骑过来。小姐模样出众，衣着少且短，十分引人注目。年正啸忍不住偷偷多望了两



下。

幸好望了！

年正啸看见那小姐突然加速，对直冲他侧面撞来。他猛地刹住车，同时侧身相让，小姐连人带车冲进他怀里。

双方似乎都没有伤着哪里，年正啸却更紧张，顾不上查看，慌忙声明：“幸好是你撞我！”小姐不温不火地说：“是你撞还是我撞？”年正啸大感冤枉，碍于有心事，无意争论，道声算了，低头推车就走。走出好远，觉得不对劲，回头一看，漂亮小姐还手扶自行车站在原地冷冷地注视他，那目光，怎么看也带几分阴沉沉的味道，不得不联想起《聊斋》里的女鬼。

怕再次被撞，年正啸尽快离开小街，转到大街上。60米宽的大干道有完整的绿化带，有铁栅栏，有宽宽的机动车道，来往自行车被按方向隔离得很远。仅自行车道差不多也有整条小街宽。但年正啸的心情还是难以遏制地继续紧张，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失去以往潇洒的骑车心态，两眼四下搜寻，精神上随时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他的预感常有让人难以置信的准确性，这次也不例外。一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莫名其妙从后面斜撞上来，年正啸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呼地飞出自行车，重重摔在水泥街面上，被撞的自行车高高弹起，越过他的身体，落在超过他头部仅半米远的前方，砸出刺耳的哐啷声。

年正啸猛地从地上跳起，又气又急，大声质问：“你怎么骑的车！”

穿白衣服的小伙子也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坐在地上反问：“你是怎么骑的！”



“是你从后面撞上来的!”

“我有权超车。是你没有走直线!”

见白衣服一副蛮不讲理的态度，年正啸恨不得使劲踹他一脚。

身边的骑车人流水般地继续各自赶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劝一劝，甚至没人回过头看一看。成都被称作是“骑在自行车上的城市”，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在城内大小街道上流动。撞一撞有什么稀奇？没有人撞才稀奇！年正啸清醒了，别说这么争论不会争出是非，就是在会议上也不可能有谁轻易服谁，除非你掌握着他提薪升官分配奖金的命运。年正啸不愿意为一个没教养的家伙影响自己形象。正考虑如何收场，看见白衣服的一只耳朵出血了，左腿也青了一块。

年正啸一下子什么也不想说了。

扶起自行车刚骑两三尺，发现车头歪了，年正啸跳下车搬车头，无意间看见离白衣服不到三米远的地方站着几个人，是既没骑车又不是等候出租车的“闲人”。那几人分明是在用眼角看他，见他回过头，又马上装出望旁边的样子。年正啸突然觉得，那几人一定是在等他发火，等他动手，然后，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卷进来打架，上演一场以多制少力量悬殊的斗殴。

年正啸又一次庆幸没有放任冲动，忙迅速离开现场，骑在车上还不时回头偷看，担心那几个“闲人”会不会跟上来。

骑了一会儿身上才到处出现痛感，赶回家一看，两条腿的内侧各有巴掌大一块肉变成青紫色，像死人的皮肤一样难看。说不清是痛还是恐惧，只是坐立不安，他突然有



了很强很强的述说愿望，想把这一系列不知来自何处的灾难向人说说，看有没有人能够为他分解一点压力，或者减轻恐怖。

首先想到的是老婆齐荔。

拿起话筒，一组号码刚拨一半又停住，他记起自己在同齐荔赌气。

再拿起话筒，就毫不犹豫拨了饮料厂招待所李耘纭房间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招待所的服务小姐，对方告诉他，李耘纭回市里去了。年正啸接着又拨李耘纭家里的电话。年正啸问自己：为什么宁愿找李耘纭，而不同齐荔和解。

来不及回答自己，话筒里已经响起李耘纭的声音。

“是我。”年正啸说。

“分手后你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纳闷，刚一起表演过新郎新娘，怎么就杳无音信？”

听到平和熟悉的声音，年正啸眼泪一下涌出来。他不想让李耘纭嘲笑，以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我遇到麻烦了。”

就简略地说了遭遇的一系列恐怖过程。

电话那头静了好一会儿，才听见李耘纭吞吞吐吐地说：“你是不是，年正啸，是不是该去看看医生。”

“我没病。我说的全是真的，全是实在的。”

“年正啸，听我说，搞文艺创作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会经历一次创作疲劳期，在这个疲劳期里，因为思考过度，常常会出现幻觉，或者产生一些臆想，有时候还会把想的和遇到的事混淆……”

年正啸陡然感到不被信任的屈辱，“砰”地一声放了电话。



4

还没有容许年正啸把闷气生够，就听到门锁发出一串嚓嚓的响声。

这套屋除他外，仅老婆齐荔有钥匙。听到门锁连续响几次，年正啸站起身主动去帮忙开门。他这会儿已经忘了正在同齐荔赌气，齐荔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年正啸觉得无疑是“神兵天降”，他太需要有人呆在一起。

连怎么同齐荔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个动作都想好了，拉开门却令他十分意外，门外站着一个人，个子不高但比较壮。那男人见门突然开了，一下愣住，显然是没有料到屋里会有人，因为年正啸一直没有开灯开电视机。

那男人迅速将手背在背后，楼道路灯在那男人背后，年正啸屋里又没灯光，无法看清那男人的脸。大约是年正啸个子比较高的原因，那男人被迫退后一步，愣了愣，抬头望望上面，口齿不清地叽咕，走错楼层了。

年正啸不想多事，尤其在目前处境下。他顺手关上门，刚坐下，猛然意识到不对，这栋楼是自己本单位的宿舍，住的全部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哪来这么个男人！

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昏庸糊涂的时候。

立即拉开门，哪还有人影！年正啸只在楼道路灯的帮助下，看见自己的门锁被撬得满目伤痕，模样十分悲壮。那男人不是用钥匙捅，而是很有魄力地用什么工具撬，一副大刀阔斧的派头。

马上给大院门卫打电话，门卫说天刚黑不久，这个时候进出的人不少，但没有看见可疑的人。门卫停一停又



说，如果有，一定马上请他去辨认。

一种忍无可忍的情绪逐渐在体内膨胀，年正啸那一刻真的是横下心了，独自在屋里走来走去咬牙切齿咒骂：“还有什么阴谋尽管使出来！我要是说了半个求饶的字，就不是年正啸！是英雄豪杰就明明白白来较量，偷偷摸摸算什么东西！”

声讨一阵，觉得不过瘾，干脆使劲骂一句：“去你妈的！”



门上又有响声，这次不是捅锁，是敲门。年正啸又浑身发紧，他猜不出来人是大院门卫还是想暗算他的人，手脚竟有些不听指挥。对比到几秒钟前的义愤与刚强，不得不自嘲怎么这般怯场，先骂自己没出息，骂过便有了底气，咬咬牙，猛地将门拉开。

门口站着花姿招展的李耘纭。

李耘纭被这种开门的气势吓了一跳：“年正啸，你没事吧？”

年正啸像泄气的气球，周身一下子全软了，又重又长地叹口气。那份罕见的沉重搞得李耘纭更紧张。

“年正啸，你不要吓我。”

“我的门锁，刚才，我的门锁被人撬了。”

“是小偷吗？”

“有这么嚣张的小偷吗？”

门锁的现状和年正啸的神态让李耘纭意识到不能轻易低估事情的分量。她开始认真对待年正啸的诉说，拧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看年正啸，她还是第一次在这双经常充满自信充满灵气的眼睛里看到恐惧。李耘纭竟在夏天的夜晚打了个冷噤。